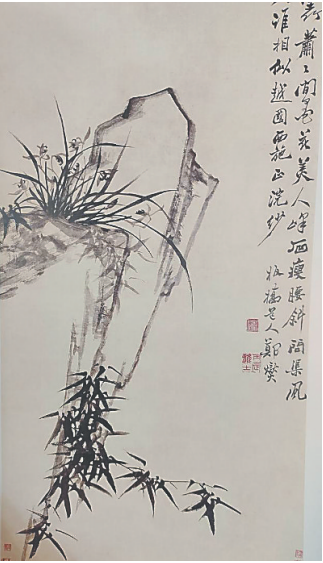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评弹 张宏宇

郑板桥的兰花



郑板桥画作《兰石图》。资料图

提起郑板桥，我们总会想到竹。他画的竹子，瘦劲孤高，节节凌云。但我每次看郑板桥画册，感觉他的兰，比竹更近他的魂魄。竹是他人格的正面，兰则是他精神的深处。竹有节而中空，是清官的风骨，兰生幽谷而自芳，是隐士的襟怀。那几笔看似简单的兰，藏着板桥一生的心事。

郑板桥画兰，多绘山中空谷野生之兰。他自己说：“兰花本是山中草。”一个“山”字，道尽了他对兰的全部理解。他不画庭院里的兰，不画花盆里的兰，不画被人供养的兰。他画的是断崖之上、幽涧之畔、乱石之间，那些自生自灭、无人看管的野兰。这样的兰，远离尘嚣，餐风饮露，在天地间活出最本真的样子。

郑板桥画中的兰叶，细劲有力，像一根根拉满的弓弦，却又不至于僵硬。板桥以隶书法入画，每一笔都是书法，每一笔都是心迹。叶子的转折处，往往有一个漂亮的弧线，像是山风吹过时，叶子微微颤动的瞬间被他捕捉住了。那弧线里藏着风，藏着露，藏着一整个山谷的清晨。兰花朵朵，灵动飘逸，有的仰面朝天，像在承接天光；有的低首含羞，像在聆听溪声；有的侧身探出，像在张望远方。板桥笔下的兰，不是静止的植物标本，而是活生生的、会呼吸的生命。

郑板桥画兰花，画里内含清香。那股香气，不是画出来的，却让你感到无处不在。他题诗曰：“世人只晓兰花香，不知兰香在毫端。”那香从何处来？从叶的劲挺里来，从花的灵动里来，从整个画面透出的那股清冽之气里来。看他的兰花，你会觉得空气忽然变得清冷起来，仿佛有山泉从心上流过，有松风从耳边掠过。那香，不是嗅觉的香，是精神的香，是灵魂的香。它不经过你的鼻腔，直接抵达你的胸腔。

郑板桥一生，三任县令，十二载宦海沉浮。他为官清正廉洁，始终心系百姓，关切民间疾苦，最终却还是难容于腐败浑浊的官场。罢官之日，他雇了三头毛驴，一头驮着自己，一头驮着书，一头驮着行李，缓缓离开潍县。百姓夹道相送，泪湿衣襟。这样的场景，与兰何其相似。兰在深山，无人喝彩，却芬芳不减。他在官场，孤军奋战，却清廉如初。罢官后，他回到扬州，重拾画笔，卖画为生。那时的他，便如一株被移出深山的兰，却依然保持着山野的魂魄。

郑板桥画兰，常将兰与石、与荆棘

并置。他有一幅画，兰从两块巨石的夹缝中长出，石头坚硬冰冷，兰却生机勃勃。他题道：“兰草已成行，山中意味长。坚贞还自抱，何事斗群芳。”那石，是现实的重压，是命运的困厄；那兰，是从石缝里挣扎出来的不屈的灵魂。他还画过兰与荆棘共存，并说：“荆棘以慰其根，风露以畅其神。”此言大有深意。兰不避荆棘，因为荆棘能护卫它的根；兰不避风露，因为风露能滋养它的神。真正的君子，不是活在真空里的圣人，而是在浊世中依然保持洁净的凡人。

在郑板桥看来，兰花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被人欣赏，而是“无人亦自芳”。他在画上反复题写这样的句子：“幽兰在空谷，无人亦自芳。”“此是幽贞一种花，不求闻达只烟霞。”这是一种彻底的孤独者的哲学。不依靠别人的眼光而存在，不等待别人的赞美而开放。盛开，是生命的本能；芳香，是灵魂的呼吸。有人看，它这样，无人看，它还是这样。板桥的兰，画的正是这种孤独的、自足的、不假外求的精神。

郑板桥晚年穷困潦倒，却依旧能笑傲人生。他曾在自己的画中题诗道：“一竹一兰一石，有节有香有骨。”这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竹有节气，兰含芬芳，石带傲骨，三者融于一身，便是郑板桥本身。而兰之品格，正是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遗产，无人问津时依旧兀自芬芳，身陷困境中仍旧不改坚韧，浮沉尘世里始终坚守高洁。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也应该为自己留一片空谷，种上几株幽兰。不为开给旁人观赏，只愿在夜深人静、心绪沉淀的时候，还能嗅到那一缕来自精神上的清芬。

郑板桥的兰花，历经风雨，依然生机勃勃。每一片叶，都是他不屈的脊梁；每一朵花，都是他清芬的灵魂。空谷不空，因为兰在那里。历史不冷，因为香在心头。图

季候物语 黄炎

文昌的秋

翻看日历，才知道已经立秋了。在海南，四季温暖，鲜花盛开，几乎感觉不到四季更替。

漫步在海边，极目远望，蔚蓝的大海一望无际，波涛汹涌，耳边回响着波浪冲击礁石的声音。一棵棵椰子树笔直地矗立在海岸边，绿油油的树冠像撑开的伞，挂满了一个个沉甸甸的椰子果。抬起头，丝丝缕缕的白云像棉花一样铺满蓝色的天空，柔软、治愈。

坐在礁石上，看着蔚蓝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船，听着海浪，整个人都陶醉在这海南的秋风中了。心头的烦恼、忧愁、焦虑，以及生活的压力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下午，骑着单车去文城镇文南老街。车轮磕磕碰碰地行走在老街的青石板路面上，自己像穿越到了百年前。

文南老街依文昌河静静铺展，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岁月里，是一代文昌游子下南洋归来时写下的故土诗篇。20世纪20年代，漂泊海外的华侨怀揣一腔乡愁，携异域见闻返乡筑屋，一座座中西交融的骑楼沿河拔地而起。廊拱雕花糅合着南洋风情与中式意蕴，斑驳墙垣封存着昔日商号云集、市井熙攘的繁华旧梦。一砖一瓦，皆是侨乡风雨的印记，在河水悠悠流淌间，诉说着远渡重洋的奋斗与落叶归根的深情。

我支好单车，伫立在下南洋的群像

雕塑前，回想起下南洋游子离乡前和妻子挥手一别的恋恋不舍，儿子告别年老父母转身一瞬悄悄擦去的泪水，以及留守女人挥刀砍卖椰子勤奋持家的爱。于是，对南洋风情便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行走在青石板街上，抬头看到老街两边充满南洋风格、色彩斑驳的骑楼，很是惬意。走着走着，眼前突然一亮。在老街转角处的一个门楣上，忽然出现了一大簇怒放的三角梅，开得那样艳丽，红扑扑地在秋风中轻轻摇曳，成了文南老街上一个亮眼的网红景点。

老街两旁店铺林立，售卖着文昌地道的风物特产，清甜的椰子冻、醇香的南洋咖啡、手工制作的椰糖，各式烟火好物错落摆放，氤氲着浓郁的侨乡市井气息。游人缓步穿梭，轻声谈笑，没有喧嚣的浮躁，只有慢悠悠的时光，与百年老街的温润气质相得益彰。

走到老街正中间，靠右边出现一座拱形桥，架在文昌河上。站在桥上，看桥两侧的文昌河风景，我似乎也成了许多游客相机中的风景。河水中，岸边椰子树的倒影和河水融为一体，就像一幅水墨画。

老街尽头，左边有个庄记清补凉店，有清补凉，也有糟粕醋。质朴的小店藏着文昌最地道的秋日滋味，小店装修简单朴素，但女主人却凭着传承已久的手艺征服无数文昌人和外地游客的味蕾。一碗清补凉，汇聚了新鲜椰奶、软糯西米、清甜芋头、脆嫩瓜果，各色食材层层堆叠，入口冰凉清甜，温润爽口，消解了夏日的酷热。一碗地道的糟粕醋，酸辣鲜香，汤底醇厚浓郁，酸辣的滋味层层递进，裹挟着海味的鲜甜，一口下去，通体舒畅，是独属于文昌的风味小吃。

走进一家老爸茶店，倚窗而坐，秋风拂面，让人浑身清爽。窗外是波光粼粼的文昌河，岸边椰影婆娑，骑楼的斑驳光影在秋风里轻轻晃动，百年老街的沧桑与人间烟火的温柔在此融为一体。

北方的深秋，是无边落木萧萧下，而文昌的秋，则是四季如春繁花开，是老街沉淀百年的从容，是烟火人间的温暖悠长。这里没有北方的寂寥苍凉，却有着南方的诗意安然。

渐渐到了傍晚，老街的骑楼被落日的余晖镀上一层金黄色，文昌河水波光旖旎，晚风裹挟着老爸茶的香味漫溢整条老街。我静静地坐着，任由温柔的秋风吹拂身心，尽情享受这老街夜景。原来最好的时光并不是诗和远方，而是一个人沉浸在文昌这座小城，感受清风明月、老街古巷、烟火茶香，褪去疲惫，治愈心灵，把岁月安然藏于心底。图

如歌行板 李青

天涯海角

在海北生活那么多年，还没有到过被誉为雷州半岛“天涯海角”的水尾村，倒不是没有时间和机会，而是因为海南岛有个比海北大的“天涯海角”，叫三亚，那里的海边没有冬天。这让我无限向往，多次不由自主地想加入“天涯海角”之行，把三亚的“天涯海角”看个遍。

三亚很接地气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都无须在三亚隐藏什么，天南地北，五湖四海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说起家乡来，往往分布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。有时候，十个人集会，口音就遍及十个省，连老乡这样的概念，在三亚都

失去了意义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现代滨海城市，1984年前还只是一个经济落后、人口稀少的沿海小县——崖县。四十年时间建出一个海南省第二大城市，它算得上是一个奇迹。

“天涯海角”哪里是什么尽头，分明是生命的另一种旅途，另一番喝彩：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
海北也有“天涯海角”，要不是大型文学圈子内的活动，我此生恐怕难以主动去看，喜欢就更谈不上。

文艺采风团在文联聚齐后就直奔目的地。队伍结构比较庞杂，那次去“天涯海角”的主题除摄影、美术创作外，还有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话题，一举两得。当然，还有关于雷州半岛“天涯海角”本身的话题。

那里，风光明媚，民风淳朴，三面环海，海滩延绵，波光荡漾，椰林婆娑，类似三亚的“天涯海角”。风平浪静时，朝天如镜，倒影如画；风高浪涌之日，惊涛拍岸，万马齐奔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满天红霞、天海一色、波光粼粼，渔船点点、海鸥翔集……一艘艘渔船漂浮在海面上，成为村落最美的符号之一。

我没有错过海上日落，拍下许多精美影像。水尾，这个字眼，几年来一直是锁着我灵魂深处的东西。当它在琼州海峡北岸崛起的时候，拔地而起的楼房，偶尔斑驳的村道，村巷的深处旧坊子里泛着岁月淡淡的黄和苍绿。水尾，就那么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走过一望无际的渔港码头，那里留下了我走过的痕迹。水尾，我就这么喜欢上了，而且是深深地喜欢，绵绵眷念，美好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。

令我难以忘怀的，还有水尾村的“妈祖诞”。我们到达时，刚好赶上农历三月二十三这个传统节日，那里祭拜妈祖的仪式保存得十分完整，舞龙、舞狮、摆百鸡宴、进香……妈祖像所到之处，信徒夹道欢迎，热闹非凡。在偏远的渔村，人们世世代代保持着精神上的信仰。

在三亚有音乐节并不奇怪，但水尾村有音乐节，听起来觉得是天方夜谭，然而，水尾村音乐节被大家口口相传，它超出人们的预想。“妈祖诞”之夜，月光皎洁，第五届乡村音乐节如期举行，附近村庄两千多人前去观看。那晚，合唱、独唱、雷歌对唱、即兴表演，轮番上演，水尾籍音乐家陈有文谱曲演唱的《为何你的眼中含着眼泪》更是给观众带来了惊喜。由渔民策划的音乐节，有自己的个性和文化，同时诠释着浓浓的乡土情怀。

天涯海角没有大小之分，无论它身居海南岛还是雷州半岛，它们之间总是血脉相连，而我们的梦想，几乎都在粤琼相向而行中得以实现。图



三亚天涯海角。资料图